

■巴山风物 ■渝水乡愁

关面山水入画来



□游刚

大巴山南麓，群山起伏，峡谷纵横，是有名的绿水青山之地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，莫过于关面的山水。

关面是开州的一个乡镇，其峡谷地貌极具特色。峡谷两岸悬崖峭壁，峡中巨石盘踞，清溪碧潭。一座座铁索桥横跨两岸，连着岸边稀疏人家。这些人家居着峭壁，自河中搭建起吊脚小楼，或红砖青瓦，或石墙木窗，静静地座落在山腰间，掩映在峡谷的褶皱处。几处山花，数峰茂林。一条公路蜿蜒而来，沿着峡谷盘旋，势如矫健的巨龙，在山水间穿梭游弋。偶尔一辆或几辆汽车急驰而来，马达的轰鸣在山涧掀起雷鸣般的回声。这些真实的场景，成为国画的天然素材，常被画家搬上画纸，点染人们的生活，也渲染着故乡的山水情调。

关面的山水，早已植入我童年的记忆，那也是带着外婆和小姨的亲情记忆。

外婆的家，在国家级森林公园雪山山下，去外婆家必须路过关面的山水，往返数十公里羊肠小道，单边一趟差不多得走上一整天。去外婆家，山高路远，外婆往往会派小姨来接我们。那时的小姨十五六岁，高挑的个儿，穿着大红花格子衣服，背后拖着一根乌黑的长辫子。我们天不亮就出发，在溜滑的羊肠小道上一路跌跌撞撞，母亲和小姨就会抱怨这路之难、山之穷。小姨正是向往爱情的年纪，她发誓要嫁到远方去，逃离这样的山沟沟。至今，我还记得小姨曾经唱过的山歌：

喊一声我的哥哥喂，泪珠儿滚滚流。
你在那悬崖，我在那山沟。
望着你那崖崖走半天哩，你看着我
的沟沟没尽头。

山崖崖喂水沟沟，想着哥哥哩只能吼一吼。

喊一声我的哥哥喂，泪珠儿滚滚流。
你在那悬崖，我在那山沟。
你那山崖崖山太高哩，我这水沟沟水难留。

山崖崖喂水沟沟，妹妹就要嫁到山外头……

前不久，开州区作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，去关面乡感受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带来的变化。这次采风行，才让我真正走进了关面的山水，走入了那方美丽的土地。

眼前的关面山水，比画家描绘的水墨丹青更雄伟，也比摄影家的光影镜头更清秀。河流宽阔、湍急，两岸的街道错落有致。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氛围很浓，处处红旗招展。山坳间，山坡上，山脚下，新建的楼房无不洋溢着时尚气息。在关面乡的入口处，立着“中国木香第一村”的石碑，间或有“山水关面”“雪山山国家森林公园”等字牌。“绿水青山，就是金山银山”，在这里已变成了现实。

关面盛产木香，目前在一个叫七里坪的地方，发展了两万多亩木香基地，绿涛如海，波澜壮阔，其木香产量居全国第一。产业上山，村民下山，木香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“金疙瘩”，让村民过上了好日子。当地立足天然的山水地貌，建设美丽乡村，发展旅游业，已初具成效。

在关面的“小园洞天”，我们体会到了峡谷探秘的乐趣。小园是一个村，里面别有洞

天。车辆沿着一条峡谷行进，峡谷深幽、宁静，一条哗哗的山溪自山深处流淌出来。峡谷蜿蜒迂回，偶尔一面或几面瀑布从悬崖上飘落而下，似珠落玉盘，似白练迎风，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五彩的光芒。有处景点叫螺丝沟，天然一个巨大岩洞，洞壁由无岩层呈螺旋形包围卷裹，酷似一个硕大的蜗牛壳。而这个螺丝沟所在的山，高耸入云，形似一只冲入云霄的巨鹰，因此这里又称作“巨鹰抓螺”，仰天望去，惟妙惟肖。

关面乡的“云端小镇”即是关面村，新修的柏油路染成了橙红色。沿山而上，穿过碧绿的庄稼地，路过数幢农家小院。到达目的地，依然是无数小洋楼，有小广场，有凉亭，有登山梯，还有花圃、栅栏、街道，处处干净整洁。有繁茂的凌霄花沿着院落的屋檐自上而下，垂下千万朵殷红的喇叭形花朵，惊艳了所有人的目光。

“云端小镇”有几棵千年古树，其中最珍贵的是一棵银杏树。其树身粗壮，约需四五人围抱；树冠荫天蔽日，树叶如蝶，随风颤动。银杏树的后面，紧跟着数棵古柏，至少也有数百年，与银杏树形成一片古树群落。古

树的前端，天然一个水凼，倒映着古树的青枝绿叶。古树已被当地群众视为神树，用围栏围着，还竖有石碑，告诫人们要严加保护。

“星遥辰”，即是关面乡的星辰村。公路盘山而上，直达山巅。山巅之上，却开阔平坦。这里已打造成了山巅上的避暑之地，无论是红墙青瓦，还是白墙黄琉璃，处处用心。小河中有淌水道，让人与山溪亲近；有农庄将山溪水引进檐前，哗哗地清洗着台阶；有将当地土话制成小牌匾的“土话小道”，地道的土话让人捧腹大笑。在乡村旅游接待点，一个当地小哥已有粉丝上百万，他正对着直播手机引吭高歌：

喊一声我的个妹儿喂，你莫哭！
转个那个弯弯儿就是大瓦屋。
出门走的是大马路哟喂，
进门就是那白花的水哟，流进屋……
在小哥的歌声中，关面乡炊烟袅袅，一派富足与祥和，在蓝天白云下，似一幅赏不尽的人间仙境图。

当年如愿嫁到山外的小姨，恐怕怎么也想不到，曾经逃离的地方，却有了这么美好的生活。

沐浴在英雄的光辉中

——影片《革命者》如何讲好革命者的故事

【文艺评论】

□蒋敬诗

为什么革命？
用怎样的方式革命？
如何勾勒革命者的形象？
在我看来，能否讲好主旋律的红色故事，其实就是要回答好这3个问题。

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，涌现出不少优秀影视作品。其中，尤以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和电影《革命者》最受关注。

《觉醒年代》珠玉在前，它几乎是完美地回答了本文一开始说的3个问题，再加上精良的制作、于和伟“炸裂”的演技，已经成为一部现象级作品。7月1日上档的《革命者》无疑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。尽管在首映式上，两部作品的主创进行了有机的联动，但《革命者》注定会接受观众更为挑剔的评判。

相较于《觉醒年代》43集的时长、全景式地展现时代风云变幻，电影《革命者》在剧情上肯定无法像前者那样铺开，但如果仅从故事完整性的维度来看，就得出前者强过后者的结论，个人认为有失公平。

《革命者》在剧情结构上明显是用心了的，它用38岁的李大钊英勇就义前的38小时为开端，采用交叉平行非线性叙事，以不同的人物关系、不同的视角，在错位的时间中重塑了一个活生生的李大钊形象。

无论是管虎等人的编剧还是徐展雄的导演，《革命者》对故事结构的解构、对画面光影的运用，都让这部主旋律电影拍出了现代感，拍出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，从艺术追求上是值得肯定的。

《革命者》之所以打动了我，最重要的是能够逻辑自洽地回答了本文一开始提出的3个问题。

为什么革命？不是大道理说教或者喊口号。看看为开滦煤矿工友“人不如骡”命运而呐喊的李大钊，看看为上海滩被俄国人枪杀的无辜报童奔走而去的李大钊，看看在段祺瑞政府前和学生一起手挽手筑成人墙的李大钊……影片用一个个闪回的细节，讲述了李大钊的追求，让人感动和信服。“你们要相信，高尚的生活，常在壮烈的牺牲之中。你们要相信，反抗，斗争，革命是我们唯一

的出路，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，你们一定要相信！”

是的，他相信了，100年后的我们仍然相信。用怎样的方式来革命？不是个人英雄主义，而是让群众觉醒，发动群众、依靠群众。那些蓬头垢面但目光坚定的矿工、上海滩上终于在租界工部局前发出呐喊的产业工人、田野里说着“中”的农妇、面孔稚嫩却勇往无前的学生……影片用李大钊带出的群像，他们代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，他们才是革命的中坚力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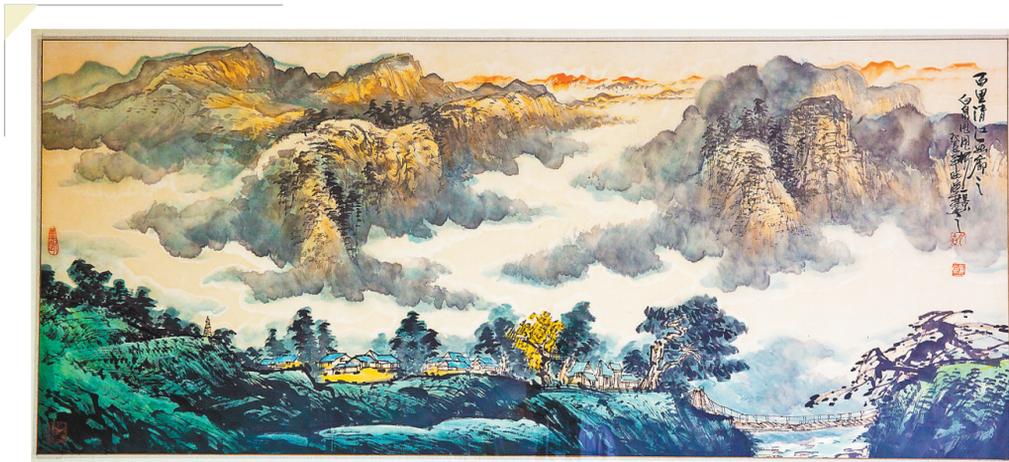
为什么电影片名叫《革命者》，而不是《李大钊》？我想，创作者所想表达的正是革命者不是孤胆英雄，革命者是群像，是被李大钊的精神唤醒的民众。

“起来，饥寒交迫的奴隶，起来，全世界受苦的人，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，要为真理而斗争！”电影中一直回响的《国际歌》旋律，100年后的今天依然让我们心潮澎湃。

如何来勾勒革命者的形象？在过往的叙事体系中，我们容易把革命者刻画成“高大全”，似乎生来就是无所不能的。但无论是《觉醒年代》还是《革命者》，都没有简单地符号化表现英雄形象。如果说于和伟完美地诠释了陈独秀，那么张颂文也用同样彪悍的演技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李大钊。他们不再仅仅是课本、历史书中的名字；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朋友、师长或爱人。他们也有恐惧，他们也有无助，但最后还是用坚定的信仰战胜了一切，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。就像影片中李大钊所说：“我当然害怕死，但我更怕的是百姓流离失所、国土四分五裂，我更害怕看着你们一代年轻人老去了，麻木了，沉默了，这比死还可怕。”

讲好革命者的故事，就是这样一个在观影过程中情绪层层递进的过程。《革命者》做到了！影片中有一段台词值得反复念诵：我从黑暗中反叛而来，却不属于未来的光明之地。我的脚踏在黑暗与光明的交界处上，黑暗会把吞噬掉，可是为了你们，为了你们能走向光明，拥抱光明，我愿意去直面黑暗，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，阳光会普照整片中国大地。

我听到影院里有人在抽泣。共情是世间所有情绪中最高级的一种境界，《革命者》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之歌，深深地感染了我们。



关面百里清江画廊 中国画

胡晓轩

当早高峰遇到了暴雨

□李立峰

7月12日，重庆主城遭遇暴雨突袭。这雨真是狂放，从夜里下到天明。不知道天上到底有多大的雨云，反正微信朋友圈已被暴雨淹没。

这天是周一，上班的上班，上学的上学。整个城市，都隐在一片烟雨之中。顶风冒雨出行，心情是潮湿的味道。

把儿子送到了学校后，我驾车驶入渝北区中央公园西路，向单位方向疾驰。前方，马路上排起了长龙——这是很多人今年遭遇的最长时间的堵车。

两公里路，半小时了，几乎纹丝不动。尽管前方一个左转即可抵达单位，但看着没有尽头的车队，我决定直行绕道。然而，想法很美好，现实很残酷。捱到路口才发现，公园西路与同茂大道两条路上，俨然成为停车场。

上班时间一分一秒临近，焦急写在

每一个人的脸上。在等了六七个绿灯之后，我缓慢驶过，来到公园西路与公园北路的路口，内心完全崩溃了——原来，这里没有交警指挥，红绿灯也没有启用，堵成了一锅粥。各个方向的来车腾挪挪移之后，交错着趴在路上。

此刻，爱车变成了赤裸裸的累赘。我果断决定，就近停车，弃车步行。走在路上，看着同样成为停车场的公园北路，我不禁苦笑。这似曾相识的场面，上一次发生在今年1月14日，那次是路面结冰，导致大堵车，我当时也是不得不弃车从步。

边走边想，从城市层面上来说，每一次自然灾害，对于城市而言，无疑是一次大考，考验天气预警、应急指挥、交通疏导、灾害救援，考验城市规划的前瞻性、科学性。因为当堵车严重到一定程度时，无疑会消耗这个城市的幸福指数。

当然，作为个体的我们来说，面对堵车，唯一可做的是调整心态，堵车而不堵

心。坏天气带来的坏情绪，通常会诱导人做出误判。比如说无视交通规则，互不相让。面对突发情况，才真正考验一个人的素质。令我欣慰的是，当天视线所及，绝大多数车都在规矩排队。

面对堵车，天性乐观的重庆人甚至还不忘编段子，发个朋友圈解闷：“漂洋过海来上班。今天，终于明白为什么要缴车船税了。”“开车必须具备三高——一是车子底盘高，二是驾驶技术高，三是游泳本领高。否则，栽水的多。”还有人从堵车中感悟人生：“幸福就是风雨上班路后一碗热腾腾的小面！”

我准点抵达办公室，一头扎进工作里。不知不觉到了中午，抬眼看窗外，彩云飞舞，天空蓝得像倒过来的海。路面被清洗一新，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，城市似乎又恢复了往日模样，我在心里祈愿：当下一次早高峰遇到暴雨时，我们的境遇会有所改观。

木耳情怀

【食尚志】

□施崇伟

老婆做的菜，凡有木耳，我都爱。木耳炖鸡汤，我不吃鸡肉，专盛木耳；木耳炒肉片，我把肉片拨到一边，只挑木耳。

不仅因为它是食补的良材：能明目、健脑、补气提神；不仅是它那翩跹蝴蝶的翅膀，带来餐桌的美感。还在于，它有着我的一份情怀。

26年前，我在市内一个家具厂打工，被派到东北，了解木材原料情况。忘了那座山的名字，那大森林的画面却是刻骨铭心。拖拉机响雷似的轰鸣戛然而止，我和老孙、老孙的徒弟小郎跳下车。老孙指向一片密密的林子：“穿过林子，去采伐区。走快点，天黑前能返回。”

老孙是丹东一家木材厂的老板。他面色红润，手臂结实，肩膀上搭一条黑乎乎的毛巾，裤管缩到膝盖之上，看起来像个农民。我们脚下的路，是搬木头的工人踩出来的，一米见宽，泥土中夹杂着山石，嫩绿的草修饰了路沿。往前，看得到的距离不足10米，再远就被林子淹没。我们的脚步像一把刀子，不断“剖”开林子的肚腹，越“剖”越深，深入一条阴沉的峡谷。

沿途树种杂乱，白桦、赤松、杉树、柏树，多数我叫不出名，长相也五花八门。有的修长得看不到树梢，像是伸进了云端；有的粗得像个盆，双臂也搂不过来；有的密集得枝杈左右斜，勾肩搭背的样子；偶尔见到有树干拦腰折断，并无刀劈的痕迹。老孙说，那是雷电劈断的。经历了整个冬天的冰雪尘封，林子里几乎没有人的足迹和气息，连鸟也很少。打破死寂的，是雪化后的溪流潺潺，是老孙和小郎大着嗓门的玩笑。

差不多走了3个小时，小郎军用水壶里的水被我喝干见底了，脚下的“刀子”还在林子里“剖”进。老孙说，快到了。我咬牙冲向前面那段缓坡，小路在此断了，面前是一片开阔地。远处，我终于看到长满清一色水曲柳的林子——那就是我们厂所需要的材质。

面前的开阔地，被新长出的草占领。砍倒而未运走的木头，横七竖八，狼藉不堪，像电影上的古战场。我实在没有力气走向水曲柳那苍翠的林子，困倒在一根黑不溜秋朽木上。饿和渴，让我有眼冒金星的感觉。恍惚中，突然发觉飞来了黑色的蝴蝶，一只，两只，我惊奇地睁大了眼睛，越来越多，一群一群的，扇着黑色的翼。

迷糊中，我看到老孙捏住了一只蝶。他把它放在我鼻孔下，木质的纯净气息，飘进鼻腔；他把它塞进我的嘴里，一股清香渗入唇齿。

我惊叫着从朽木上站起：“啊，木耳！”原来，那扇着翅膀的黑色蝴蝶，是在木头上长出的木耳。我第一次看见还在生长的新鲜木耳，它竟然是从腐朽的躯体里长出的神奇精灵！

我小心翼翼地采下一朵，在鼻下嗅嗅，在嘴里嚼嚼。含着露水、阳光的味道，解渴，充饥，我浑身又有了力气。我像一只在原野上飞翔的黑蝴蝶，向着那片柳林奔去。我在林中仰望，望着水曲柳高大通直的树干伸向碧空；我摸着粗糙的树皮，像摸到了时间的质感。

多年之后，小郎带来几个让我意外的消息：那条刀子似的小路拓宽成林间公路，春天一到，游客、植树人、科普工作者、环保志愿者，让山林热闹闹。老孙关闭了木材厂，他在吹响了柳林的空地搭建了间木屋，过着种树、护林、采木耳的生活。我打开小郎寄来的包裹，是一包木耳。像一朵朵的黑木耳，美丽的黑色的耳朵，像在聆听着阳光和风的语言。它们带我飞回那难忘的往事，更让我看到了时下的美好。